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傅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銀監生臣李如梓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三

思陵錄下

宋 周必大 撰

起丁未八月庚寅止戊申二月丙申

淳熙十五年戊申三月朔丁酉雨延和殿坐呈學士院
申明報謝國書晉紹興三十年例以錦拓匣用紅封裏
上曰合依去年告哀國書例並以黃蕭燧申昨克按行
使將來合往攢宮審驗神粟緣除參政合與不合前去

或止吳回掌管將來一就結局有旨令吳回掌管一就結局從駕過德壽宮臨慰如儀

已亥晴早百官請太上尊謚于南郊積雨驟霽人皆嘆異

辛丑晴國忌行香畢先詣德壽宮進名奉慰太后次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皇帝及皇后以太上謚號勅下也次入東華門至倚柱奏事呈禮戶太常寺申將來發引差攝太傅導梓宮合就委摠護使及攝侍中少傅少保

等子奏餘官皆已擬足惟太傅續呈既退上遣內侍持
旨旨云大行太上皇帝靈駕發引依紹興二十九年顯
仁皇后例免引洩

壬寅雨早常服吉帶至祥曦殿憲節皇后冊寶自內中
出騎從至太廟門下馬至南神門外幄次奉安訖就廟
中宿齋

癸卯陰早以地濕祭服詣殿廊立班文武百官皆集從
冊寶入南神至殿西階下俟奉神主出祔室再拜王相

攝太傅升殿逐室上香奠幣酌酒讀祝文訖回至冊匣
手搢笏奉冊以授之劉參讀冊于殿上意若告祖宗者
讀畢復授寶如授冊之儀王樞讀寶于殿上訖各復位
贊再拜奉神主入祔室座幣訖復換常服吉帶從冊寶
出廟門騎從至德壽宮換黑帶入以冊寶告于太上皇
帝虞主前如太廟之儀從冊寶歸太廟權奉安訖歸家
甲辰晴延和奏事蕭參謝充攢宮禮儀使且云已具畫
一進入上小語云尚未定且少待或改差宰臣蓋恐人

有議論既而上問差宰相如何予奏去年十月臣在德壽宮固嘗言當置五使而禮官堅執紹興二十九年顯仁例殊不知事體當有別臣適避嫌不敢力爭今陛下既用七月之制又行三年之喪豈可無執政官至陵下前日所以冒昧乞差蕭燧充禮儀使蓋此使舊用從官今以兩府足見增重之意又序位適在伯圭之下于摠護使自不相妨兼元祐二年迎奉神宗塑像往裕陵亦差中書侍郎呂大防為禮儀使即今參政也蓋不敢無

所據云上曰事體不輕甚善上宣諭紹興府前月二十九日大雷電且雨電甚損麥苗獨攢宮相近無之呈激賞庫申昨紹興二十九年有支送摠護使常禮今未有錢糧上曰幾何予奏已具在此約錢八千緡銀二百兩頃年激賞庫有餘今非昔比上曰即今封樁庫此自合支乃令在帑支萬緡及銀二百兩次補闕薛叔似對一論政事一乞請太后還大內次詣祥曦殿下立班聖神文武憲孝皇帝冊寶自內出再拜訖從詣德壽宮奉安

于宮門外幄次赴都堂宿齋以近例論之合于德壽宮
前宿齋亦惟吏言是從耳

乙巳絕早常服黑帶詣德壽宮門外幄次後從冊寶實
殿階下少退再追班再拜左相升殿上香奠祭訖下殿
予以冊寶實殿階次授寶如冊黃樞升殿讀寶禮畢進
名奉慰太后次赴太廟換吉帶就別廟奉上懿節皇后
改謚憲節如太上冊寶之儀次換黑帶詣文德殿門外
為奉上太上謚冊寶畢奉慰皇帝皇后並進名再拜帝

后兩冊寶左相當上太上者予當上憲節者樞參亦各
一讀冊寶而太常不敢明言堂吏又復觀望左相並任
其事冊在寶先但字數多耳初謂以此相優令予讀寶
予以嫌不敢辨但用紹興二十九年顯仁例陳康伯為
右相以冊寶授左相而令樞參讀冊寶吏又以黃樞衰
疲憚煩遂令讀寶云內侍都知劉慶祖傳旨賜奉上冊
寶銀絹二相各三百疋兩樞參各二百四十疋兩同人
奏辭免聞禮官行及事官支賜有差

丙午旬休內批辭銀絹奏云不許辭免可特收受

丁未延和坐起居畢三省密院同辭銀絹上再三不許
曰典禮至重其數不多不必固辭呈至道三年永熙陵
典故四月差越王元份等五使是年九月十四日差宰
臣呂端攝太傅持節前導靈駕并奠謚冊寶監鎖玄宮
是時一相尚且親往只如紹興元年昭慈聖獻皇后在
會稽倉卒間猶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為摠護使又差
參知政事張守監掩攢宮蓋是時范宗尹獨相又母后

事體不同今者有司不知典故凡事只用顯仁誤例初八日因聖問臣方敢具出上曰若無典故猶當義起況典故甚明乎初予連日語左相今若鹵莽後必噬臍左深以為疑五更漏舍再示以典故怫然曰須是兩相都往又密語劉參云云劉遂云左相疑逼其去則不可復歸不如已之予曰然則某當自請去劉云如此方可既進呈予亟奏臣請去上從之且曰別立使名如何予奏使名却小且礙摠護只依此的例為是王相見議定然

後云陛下屬臣亦可上曰不須是日內引洪邁上諭以
山陵事重已令宰臣一人去初欲立使名恐礙總護乃
有攝太傅故事邁贊聖德又進劄子乞條具脩實錄又
奏頃蒙宣諭太上皇帝宜以文武臣各二人配享文臣
無如呂頤浩趙鼎有社稷之功武臣當用張俊韓世忠
乞令侍從議並批依奏上又曰鼎有社稷之功邁以諸
韓在此致力書韓世忠于張俊之上皆云太師其寔世
忠乃贈耳從駕過德壽宮即回忽傳有台州進士余

宋臣縞素在望仙橋東欲攔駕投進二黃冊文字為街司所驅駕過叫呼不已臨安府為繳進乃萬世如見集其前太上慶壽歌頌其後乃追思上仙之辭刻板模印數十本有旨令臨安毀板押出界

戊申國忌行香

已酉不坐入局內引摠護使伯圭又引報謝使副京鏜劉端仁朝辭其書曰比沐慈仁遠馳華使愍念凶哀之故持形祭唁之儀雖已飭于報函猶未殫于感緒亟頌

謝禮淳達英聰不腆幣將併申牘布鐘奏齋禮物當與
告哀使同緣其間遺留使却用泛使例恐今減半彼以
為疑上沉吟良久曰莫適中否又云以卿向來館伴偶
儻故加選用蓋諫議謝諤有疏乞量增上不以為然故
聖語如此

辛亥早國忌行香倚柱閣下奏事呈謝諤乞量添謝報
使禮物上曰昨京鐘亦來說用正旦例已得中諤自不
知遂進呈訖又呈戶部奏今年權免會慶聖節進奉摠

計左藏庫銀十三萬二千八十兩五錢二分五釐絹三萬七千四百疋金三百兩折銀錢三萬六千六百二十八貫三百六十二文內藏庫銀五千九百五十九兩折銀絹錢四千九百八十四貫三百七十五文上曰明年又須此數予奏此盛德事陛下必不惜上曰將來衣絹莫不防闕否予奏戶部紐作四貫一疋價已不低有錢甚易買上許之退批旨以金銀對支予呈劄子被差前導太上靈駕止闕借奉使一印并帶堂吏五人諸色使

令五十餘人並不申請借請批支之類免覬思賞但令
激賞庫使臣量帶官會前去恐合犒設人匠上曰須行
犒設仍務從優蓋宰臣親往體面所關內侍省都知語
行省司云近日冊寶銀絹既未見齎關子來請已得旨
少間一面降賜支食錢二十千酒四瓶短表謝內侍傳
旨付下洪邁所擬指揮其略云攢宮大事如官吏指望
赦恩故不整肅及受財擾良民理宜戒勅乞給黃榜御
批須與不須降指揮予與王相回奏不須是日文思院

發方相氏龍輜影殿大昇輦等赴德壽宮四遠來觀者
填塞街衢或云朝天門外曾踏殺人

壬子微雨陰早延和起居訖從駕過德壽宮辰時八刻
太上皇帝啟攢還殿羣臣服初喪服哭臨奉慰如儀車
駕留宮中三衙巡警如去冬而不置大內及行宮使

癸丑微雨而陰穀雨節故也晚而霽禮官先請羣臣非
侍從及執事者來日並免立班先詣城外伺候奉辭太
上靈駕蓋略倣在京乾元門立班故事爾侍從集議高

廟配享四人宜如明詔批依初洪邁當太上升遐即鈎
致上語退即宣言于外十一日即得依奏之筆省中行
文書前兩日方徧至侍從處邁又草其議衆人簽名而
已衆論頗洶洶又聞章森上書乞用張浚岳飛楊萬里
乞用浚不報

甲寅三鼓皇太后行禮奉辭故事當詣城外上以太后
年高不可出故也上行啟奠禮其禮奠幣三祭酒讀祝
文陪位哭如儀有頃攝侍中宇文价奏請靈駕進發輦

官力士捧擎梓宮稍前又奏請少駐有司設牲牢醴饌
于牀陪位哭如啟奠之儀侍中奏請進發輦官力士升
捧梓宮子攝太傅持節前導梓宮進行太常少卿帥執
筭者分左右障梓宮皇帝及太子摠護使伯圭皇親南
班官並舉哭從至德壽殿侍中奏請梓宮升龍輜將作
監韋璞率輦官力士捧擎梓宮登龍輜其下有輪故曰
車挽士奉引子持節道至德壽宮門外侍中奏請靈駕
權駐去輜又盤升大升舉其制下為底而蓋以殿宇四

柱皆旋安插夾以車障左刻青龍右刻白虎前後各有
朱扉前掛黃綠簾上垂朱雀後為龜蛇以象玄武既畢
皇帝行遣奠禮牲牢醴饌如祖奠陪位哭如儀攝中書
令陳居仁讀哀冊皇帝舉哭訖權歸素幄閤門吏引予
與摠護使及諸使宗室等朝辭再拜吏喝好去大昇輦
進發皇帝出幄執綵繩內侍割繩訖持節騎導大昇輦
凶仗儀衛等進行挽郎沿路歌挽章自皇后太子及妃
嬪宰執侍從三衛在外諸軍次第排祭月色清明觀者

四遠而至皇太子送于新開門內文武百官奉辭于門外遂登舟潮水既應波伏不興黎明離岸即達西興真有相之道也梓宮既入港頃不留乃乘馬僅二三里登舟又十二里至蕭山縣覺苑寺宿頃晡臨如儀張杓漕趙不流提刑延坐提舉常平田渭皆來凡梓宮前船一百八隻後船一百四隻

乙卯晴朝臨訖行三十五里至白鶴橋食頃又十五里至錢清北閘尚早晡臨訖留候潮應錢清江者東自三

江口來西過諸暨約三十餘里濶十餘丈運河午貫其中高子江水丈餘故南北皆築堰止水別設浮橋度行旅大舟例剝載小舟則拖堰而過往歲祐陵之役南北為閘俟潮水與連河適平乃啟閘洩水其後雖彊為閘而沙泥易壞運副趙不流初議盤剝無何頻遞使洪邁前奏恐內人等登車暴露但當減節閑之舟上徑批依紹興帥張杓深憂梓宮涉橋危雖頗拆民居陰為之備終不敢任責至是潮水平慢日暮猶低四尺漕遷延不

敢開閘杓窘甚密餌御舟篙梢乃以為可過漕令責狀
舟人笑曰疎脫立死何以狀為于是與主管官內侍都
知劉慶祖等議止放梓宮船閘開水勢奔注久之方稍
緩兩岸以索牽制令水手扶輿而過將達南岸而大昇
輿不受約束相繼而往微觸御舟賴篙梢善其事遂得
入閘輿舟不能入橫于南岸冊寶又往江流湍急舟人
力不能加直衝其腰簪幸輿不損耳既而虞主亦來江
水滋急復衝冊寶腰簪勢尤可畏不流頃足垂涕欲赴

水子約蕭參及宇文步導梓宮舟至錢清鎮宿頊冊寶
韋無他惟腰舁脚并竿杖各損其一乃招帥漕令語劉
慶祖具奏慶祖等初不知其詳欲抹殺其事予不可竟
以秦夜宿薛氏店

丙辰晴朝臨訖行二十里食頊河橋又二十里入紹興
府宿頊光相寺晡臨訖泊舟石寺聞臨安今日五更浙
江跨浦橋火約焚拆二百家正梓宮登舟處秘書少監
楊萬里上書論洪邁議配享黜張浚為私為欺且為條

浚大功五

丁巳晴朝臨訖尊梓宮出都泗門五里食頓會稽縣尉
司二十五里至羅家新步晡臨焉鑑湖瀰漫今此為田
凡收米八萬石每畝三斗可知廣狹矣都泗之義人皆
不能言或云南史何尚之二代孫胤居東山送太守衡
陽王元簡至都求賜塋或訛賜為泗耳

台平方相高五丈用八百人曳

之巧能動今纔二丈城門稍低張鉤略合千人遂俯而過

戊午陰早梓宮捨舟升龍輜又自輜登大昇輦夾道羅

禁衛鼓吹繖扇挽歌予騎導行六七里將至永思陵復
降輦登輶至上宮櫺星門外力士捧擎以入奉安訖而
雨作上宮者為獻殿三間六椽中間濶十丈六尺兩間
各一丈二尺其深三丈後為龜頭三間中間亦濶一丈
六尺兩間各五尺其深二丈四尺皇堂在焉初開穴南
北長三丈七尺六寸東西濶三丈二尺深九尺四壁用
白石膠上五層以石周砌為石藏足長一丈六尺二寸
濶一丈六寸所用椽長一丈二尺三寸高七尺一寸濶

五尺五寸納梓宮于中覆以天盤囊綱巧用青石為壓欄次鋪承重柏訖上用香土二寸客土六寸然後以方磚砌地其實土不及尺耳下宮之制殿門三間四椽每間濶一丈四尺深二丈前後殿各三間六椽其深三丈每間濶一丈四尺東西兩廊一十八間四椽其深一丈六尺每間濶一丈一尺殿門東西皆有挾屋一間六椽各濶一丈六尺其深三丈又有櫺星門神遊亭換衣廳予與蕭參及宇文尚書洪內翰皆館于泰寧寺去攢約

三里按照寧三年六月郡人屯田郎中通判湖州褚瑄
記文云周顯德中廢隍城院而置化城院本朝天禧二
年僧用歡始廣居治平二年勅改證道今為泰寧寺陸
佃家功德院既為攢宮陸氏亦徙其墳別賜僧廬而俾
崇奉攢宮香火歲度一僧四山環合近歲依山為閣頗
高潔議者多謂此有山陵氣象或云僧徒賂太史局而
免寺有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趙抃贈山主絕句云不
用湖山半日程化城非是闍婆城無情說法人聞否風

裏松篁管送迎亦熙寧丁巳三月十日也住持僧法慈
監寺法昇相訪晡臨如儀晚得報是日延和奏事右拾
遺許及之對一乞車駕將來就候潮門迎虞主上不以
為然一論祔廟後當新政事近日風俗委靡人才不振
上諭令有事但預言在卿不失為良臣朕亦無過舉

己未朝晡臨隨行携激賞庫錢三千緡先以三百緡犒
梓宮船篙梢又以一千五百緡送都大主管所令犒一
行禁衛又以千犒脩奉司人匠等權禮部郎中官倪思

奏太上掩攢以前除宰執內殿奏事外輪對引見班並
乞權停有旨依

庚申朝晡臨連日雨作益知沿途晴霽為有神助也

辛酉晴朝晡臨右拾遺許及之密報洪邁以臺諫欲祔
廟後論列配享邁亟入奏引楊萬里之言乞去新知秦
州蘇玘新知興化軍張淵新知武岡軍石斗文新知台
州司馬僖前知潯州劉敏文主管明道宮呂大麟並自
城中相訪皆寄居也

壬戌雨朝晡臨

癸亥晴朝晡臨會稽知縣葉尚尉奏勲相訪云內人每
頃破羊肉四百斤泛索尤難應付如田鷄動要數十斤
其實德壽宮惟張淑妃及內人一二十人大內人皇后
殿十八人耳是日車駕詣皇太后殿起居即回沿路起
居如常

甲子晴朝晡臨聞土人是日皆發廩初恐其雨則夏旱
也賜洪邁不允詔到聞再入文字治平齋記昌王東平

郡王號國公皆以茶藥酒果遺之又十掇遺宇文尚書
洪內翰餘職官及脩奉都護鈐轄都大主管中貴人各
遺以思堂春十尊或八尊其餘諸使屬官皆不及曾仲
躬侍郎陳叔達舍人皆自城中來相訪

乙丑晴朝晡臨是日埋重于野樊凶器于田得留遺留
禮信使顏師魯高震以此月二十日回至盱眙初師魯
等正月二十五日過界二月七日過黃河衛州已為水
所衝類募化村王三郎家二十一日至燕京燕賓館宴

畢入來寧館蓋泛使之館也二十三日朝見二十七日朝辭當日館伴以公牒却遺留內玉器玻璃刀劍二十八日離燕京路中設宴免聽樂簪花如告哀使云

丙寅早微雨有司于梓宮前設牙牀祭器禮饌行事及陪位官皆序哭摠護使上答奠幣三祭酒止哭太祝讀祝文復舉哭訖退卯時八刻侍中奏請靈駕赴攢宮內人先辭而出有司捧遷梓宮赴皇堂排柏木枋留其中兩條太史贊中官奏請聖神文武憲孝皇帝神靈上神

帛又請神靈上虞主神帛載逍遙車先登舟然後盡鋪
兩枋加白毡竹簟石條攝太傅及監察御史並監視次
以籤盛香上攝少保執鍾就颺者九所謂復土九鍾如
此其實覆土不及尺蓋一依昭慈聖獻及永祐陵制度
也太常卿行掩攢宮享禮如遷奠之儀但不用陪位官
次同衆官易常假吉服赴昭慈聖獻永祐顯肅顯仁憲
節攢殿各兩拜而退陵域相望地勢殊迫次易黑帶就
泰寧寺望闕拜表慰皇帝并發皇太后及皇后慰牋二

通次復與摠護禮儀橋道頓遞使詣永思陵攢宮陪位
行第一虞祭初止用太常卿行禮予閱司馬溫公治平
齋記載厚陵時用庫部員外郎宗正丞趙誨主祭以為
當時至親則有昌王宗室尊行則有東平郡王允弼異
姓貴臣則有韓琦而皆陪位于庭顧使一員外郎登降
奠獻乃有司循故事之說因諭太常吏子與伯圭蕭燧
宇文价洪邁皆陪位以禮言之伯圭當行禮也溫公又
記五使皆于未掩皇堂前朝諸陵又謁會聖宮觀御容

塑像凡登臨之處皆往以日晚不及東過景雲寺為言
今乃迫遽如此雖下宮亦不許至予非山陵使不欲有
所更惟太常吏齊聞韶是聽也執事官同來者太府少
卿韋璞國子司業何淡檢詳范嗣彝察官吳博古并摠
護屬官度支郎趙善悉司農簿盧瑑皆先還行在惟尤
袤以太常留主虞祭

四月朔丁卯天祺節早雨赴思陵獻殿陪位行第二虞
祭畢再拜辭陵舉哭訖又再拜而退虞主升腰舉冊寶

禁衛等皆行予與諸使騎導至新步登舟午晴至紹興府止于光相寺

戊辰陰早赴虞主舟中行第三虞祭五人陪位如昨治平齋記云永厚陵第一虞哭仁宗之虞不哭今亦不哭退少留俟內人船先去允之云行午時至錢清鎮泊于南閘諸暨宰翁子中來謁云每縣官支萬三千緡排一頃齋資頗有羨餘

己巳晴夜來趙漕與摠護司議虞主等並剝載今晨潮

水大至可以渡江業已議定于是僧道先隨神帛逍遙
子過浮橋張淑妃已下從焉次禁衛迎虞主來摠護前
導子與蕭宇文洪四人立馬以待同導登舟中陪位第
四虞祭遂行午時泊蕭山縣

庚午晴早就舟中陪位第四虞祭以禁渡留邑中圖經
云邑本吳王闔閭弟夫槩王之邑漢號餘暨吳大帝改
曰永興唐天寶元年改蕭山縣蓋西一里有蕭山滲水
所出東入海賀知章吳融皆邑人也薄暮雷雨已而星

出舍舟肩輿十二里宿西興鎮駟舍中終夜大風異常
五更微雨明堂大禮以四月十日降御禮處分楊萬里
除直龍圖閣江東運副填見闕坐上書及洪邁議配享
事也

辛未早登渡船西北風猶未甚止張帥趙漕皆不敢任
責令監渡供狀而慶祖謂內人船已過力欲出閘往反
數四乃令梢工供狀而行中流震蕩竟日未達江下晚
風止而晴寓施氏民居閣長內侍梁彬傳宣撫問賜銀

合茶藥書送銀五十兩從人錢三十錢又差內侍于忠
信賜伯圭及蕭燧聞伯圭書送二十五兩其人大怒形
于詞色治平齋記溫公為五使賜銀合七十兩其人止
十年近例乃如此蕭參二合各八十兩內引遺留禮信
使副顏師魯高震回書云頃達哀訃諒方切于孝思繼
獲報書審夙承于遺命飭行人而展好齋信幣以將誠感
愴良深敷宣圖既先錄不受之物萬壽玉尊等并刀劍
及玻璃二十事依數發還元螺鈿合亦隨其物次列所

受并合而云右如數收受訖其前書叙謝不云惠貺亦知體也薛叔似入文字論楊萬里不當去遂收回江東之命降不允指揮聞叔似疏引漢武不冠不見汲黯而待司馬遷不過取文史以卜祝倡優畜之蓋以黯比萬里而以遷比邁也

壬申晴早神帛入張淑妃先歸德壽宮過浙江亭行第六虞祭畢百官來迎予同諸使前導虞主入城用儀仗鼓吹等車駕先過德壽宮就宮門外奉迎至几筵殿皇

太后及皇帝次第行安神禮文武百僚進名奉慰予與蕭參並就閤門放朝見

癸酉歇泊假

甲戌延和坐升殿予同蕭參先叙奉使言還兩拜又謝到江下蒙差中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兩拜次與王相黃樞劉參謝前日冊寶銀絹兩拜前以逼行無朝殿未及謝謂諸公已了乃知忘記遂同謝呈題虞主官紹興間徽宗神主差翰林學士朱震顯仁皇后差端明端

殿學士張燾上曰洪邁見乞去差宇文价呈洪邁不敢
赴學士院因史院供職上曰楊萬里謂侍從數人附其
議其言太過況言浚之功而不言其敗亦豈得謂之公
予奏故事祔廟後方議配享今神主尚未祔而遽及侑
食者亦已太遽矣韓琦及忠彥皆曾降詔徐徐未晚上
曰可收回否此兩人皆除職與郡如何予曰如此亦平
同王相辭銀絹初三月十七日在德壽宮前主管支費
送目子一道上曰朕亮卿等之誠已而入奏遂批特依

駕過德壽宮几筵殿行第七虞祭

乙亥不坐入局批出洪邁楊萬里並求補外可與郡而無職名

丁丑延和起居畢奏事同王相蕭參謝許辭免支賜上曰勉從卿等所請呈吳博古察不流章上曰無敗事足矣聞張杓曾舉博古豈有謂耶降一官如何予曰若行此疏則不流幾誤梓宮大事又當如何太常寺申孟夏朝獻上曰既有下旬可依所申宰執分詣駕過德壽宮

几筵行第八虞祭內批付三省樞密院朕祈請皇太后
還內者數四未蒙俞允今早懇切再請恭奉皇太后聖
旨先帝享天下之養優游二十餘年升遐此宮何忍遽
然遷去今几筵復奉安于此倘欲還內當俟終制百官
宜敬悉皇太后聖意

己卯延和奏事呈遺留禮信使副推恩具兩呈上令依
告哀使三節減四年磨勘予奏指使副薦掌儀兩人宣
力為多宜特有以寵之上曰是國信所人乎予奏一是

禮部人上曰不須呈禮官札子祔廟畢恭請皇帝御殿
所服衣冠上欲用見今所服予奏乞留此奏批出內引
賀金國生辰使副胡晉臣鄭康孫國書曰誕彌紀月適
當春序之和緘信將誠備展邦儀之煥載升善頌益篤
懽盟惟嘉詠以良深匪喻言之可究

庚辰國忌行香轉運司令承受奏每年糴糯米五千石
御前酒庫三千石德壽宮酒庫內批德壽宮更不供納
遂申中書省照會

辛未延和起居從駕過德壽宮行第九虞祭辛未祔廟
前三日不坐入局

甲申陰延和起居畢呈擬到思陵祔廟禮畢德音條目
內獻地人潛曷等乞推恩上望見便記予前日之奏云
今紹興府保明一名與助教又呈將來明堂臨安府申
奏差軍兵修治道路等若車駕不出則明降指揮免更
差人上曰舊例都不出從駕過德壽宮行卒哭祭不哭
奉慰而已

乙酉大雨都堂致齋來日高宗祔廟也諸司給諸官早晚食

丙戌驟晴駕過德壽宮奉辭虞主王相為禮儀使內侍押班楊皓主管用儀仗迎入太廟幄次皇太子文武百官相向立于太廟俟高宗神主及憲節皇后神主入門就行祔謁思平郡王璩初獻嗣濮王士欽亞獻滎陽郡王伯圭終獻禮畢詣德壽宮進名奉慰皇太后次詣文德殿門外進名奉慰皇帝皇后內批付三省樞密院朕

昨降指揮欲衰經三年緣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禮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丁亥國忌行香歇泊假賜左相銀絹三百疋兩以昨日充禮儀使也

顯仁祔廟制乃賜金器

又賜題神主宇大价銀絹三

十足兩行禮官劉國瑞亦然蓋只作侍從官一節次而已卿監已下行事者聞各得二十疋兩

戊子延和奏事呈臨安開樂依顯仁例合候百官純吉

服上初疑未有期子奏且依舊例外路恐已開難再行
下上曰然又奏昨奉內批勿請御殿易服仰見聖孝但
三衙環衛久不侍殿陛下理未安上曰過宮自頻不然
令就內殿侍立亦可外庭已見詔旨否奏即皆見之謂
宜令有司因此內批條具合行事件商量上曰甚好宣
李獻鎮學士院草祔廟畢臨安紹興府德音

己丑文德殿聽德音紹興二十九年顯仁故事偶闕
參政右相代押制左相及樞密皆不至昨晚予問行省

司乃誤謂宰執皆往雖詰之無辭正謂當時偶是右相
往遂聽

庚寅延和奏事東宮先升殿致詞再拜聞以祔廟後辭
免衆決也予奏禮部關官莫差人權否上曰祔廟後尤
表當遷因問有何闕予奏適正統禮部上曰既有學問
便當除用張體仁亦當遷王相云黃黼是太常丞亦當
遷上曰卿等可擬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對一論配享
功臣不必再議批依奏

辛卯內門開批出尤袤權禮侍既至延和呈昨日蒙御批付下德壽宮推賞文字予奏前此雖蒙聖諭欲分等第如高宗殿為第一等太后殿為第二等之類臣再思之太后萬壽無疆推恩未艾若與宗室殿併言之則似有礙莫若只推本殿應奉人恩數內免泛濫避忌上大以為然予問高宗殿名上曰只是德壽殿太后是康壽殿上初欲指揮中說高宗升祔予謂止是應奉人難當此名上曰止云德壽殿自分明矣呈太常寺申許士庶

婚嫁上曰不作樂否予奏元降指揮已許祔廟後嫁娶
近緣未開樂恐都城以百官未純吉服為疑故諭太常
申明之其間云不用花綵禁樂可知上因言昨日冷世
光洪邁雖是輕率楊萬里未免浮躁一樞因極口稱昨
日令罷再議配享甚當此四人中外皆稱之其詞殊云
云上因此不然萬里指鹿為馬及侍從數人附其議之
語予曰兩去之足矣予又奏獻節皇后祔高宗室有親
姑慶國夫人年八十欲得加二字如賢壽之類上曰與

封兩國如皇太后姊妹皆曾封又歷舉數人予曰秦檜妻亦當封况憲節之姑乎又親姪三人尚是白丁皆曾進狀未敢進呈姑令勘當今欲與補官上曰當如此因稱戚里如孟忠厚邢孝揚皆可重王相猶欲經由部中上曰不須

癸巳伯圭朝辭前日已賜史浩舊第又聞皇太后亦賜金玉錦綺

甲午翰林申今日面奉聖旨本司官吏供御人昨輪差

赴德壽宮宿直日下並免宿直又密白睿思殿祇候吳
思忠蘓大椿張誼並轉歸吏部依例免參部在京宮觀
免奉朝請其請給等依李世良例支破免借減就用舊
厯批勘皆高宗御前人也

五月朔丙申

丁酉歇泊不坐入局晚批出令臨安府及轉運司辦木
植材料準備蓋太后宮其錢令戶部支上供者仍令計
會脩內史指引

戊戌國忌行香午後御前封薛叔似文字付王左相遂
入奏乞罷政遷出班下

己亥延和坐是日御批王相奏札云可除觀文殿大學
士判衢州止于一押而已諫議大夫謝諤上殿三劄一
乞用剛方之士上曰只一袁樞已看不得二乞詔諸路
賑濟三乞放兩浙贓罰等錢

庚子端午節感風卧家久無雨兩日方得稍露濡夜鎖

院

辛丑後殿謝時服延和奏事文德殿宣麻王淮除大觀
文判衢州

壬寅早不坐午時倚柱奏事初都大主管所申審甘昇
判慶祖內侍合千人轉官第二等劉堂吏于其間予詰
之吐其實云恐繳駁耳予語之云汝堂吏而自附于內
諸司之後不亦辱乎至是將上奏云堂吏當俟諸司使
推恩一就取旨今乞貼去上曰正是禮工房乎予曰提
點亦在焉況與總護司所差人吏又不相涉上乃令貼

去子因奏伯圭因摠護使吳益孟忠厚例合轉一官上
曰少待子又奏蕭燧充按行使万俟離例亦合轉兩官
緣舊例祔廟後一月方將上所以少待子奏今年會慶
節不止金國慶禮否上曰不須只依正旦可也

丁未延和奏事呈永思陵攢宮共費八十二萬餘緡上
曰內庫支銀絹尚在外去冬印會子七十萬僅可充此
費又曰德壽宮諸色人俸給今已省十萬緡

己酉延和奏事趙汝愚奏牒秦州人為太上皇帝裹白

紙巾乞付史館上曰寧不感動德壽殿應奉人各轉一
官資內王寔張宗尹並與轉左武大夫裴良琮特轉遙
郡防禦使符滌王公昌霍汝翼吳思忠並轉遙郡團練
使盧安仁特與帶遙郡刺史吳因特轉武顯大夫鄺安
仁特轉武畧大夫合寄資人依舊寄資張延年孟居寔
張師孟曹穎

丁巳後殿坐呈鄭僑奏乞除明堂大禮涉事神處用樂
外其他如盥洗升降繫聖躬者皆設而不作上初謂不

須予奏本朝皆權宜喬見陛下行三年之喪遂欲稍復古制今乞禮官詳議以聞上許之呈禮官具將來人使賀生辰到闕儀予奏祖宗時例上壽惟元祐餘止引見使人不曾上壽至紹興三十年則高宗時淡黃袍黑帶行禮上曰既有典故自可免又曰上壽之禮為重自不當行又再三宣諭此全在君相及大臣任責予奏所以削上壽典故而專指元祐臣之意可見矣上曰金使若堅請卿等能任責否予曰既許入見且受其書彼之禮

畢矣上壽是自家事不過隨百官班拜舞于庭奉觴致詞一無所預彼何爭執上曰朕試卿等耳

已未雷雨後殿坐三省樞密院同奏昨日連準御批議定將來會慶節金使堅欲上壽時如何臣等灼知彼必不固執盖是自家事耳上曰不然彼若言大金皇帝令來上壽則何以應之朕思量累日而未得其說卿等勿以為易更審思之予遂奏當導聖訓既而又對密院申言之

八月朔甲子

乙丑後殿坐從駕過德壽宮

戊辰後殿坐御延和三省同樞密院奏淮南漕司申明
將來會慶節人使經從依舊用青紫帷幙從上上宣諭
皇太后宮名如何慈寧甚好予奏本朝典故咸平號萬
安宮萬安殿治平號慈壽殿熙寧號寶慈宮寶慈殿紹
興則曰慈寧上曰元來却別要立名易得重疊莫只用
宮名否予奏殿名與宮名同乞令學士院後省同禮官

擬定取旨上曰然

己巳以腰痛不御後殿延和奏事禮官議到鄭僑奏明堂用樂事乞降同赴庶幾陛下之聖孝臣子之誠心兩合于禮上又稱善以為名正言順

辛酉後殿坐呈禮官申高宗小祥依典故前後五日不視事上曰典故如此耶初予密奏國初三日不視事自仁宗已後皆五日紹興初以軍興徽宗小祥只三日前日有司誤用近例乞批出依典故五日上止令作有司

申請是日正謝明堂假合賜衣帶鞍馬予率衆人先入
奏辭免以衣未純吉帶佩鞍韉皆非所宜上批依止四
拜于庭而退

十月朔癸亥朝于後殿年例特賜錦一疋左帑幫支一
疋今歲皆權停同三執政榻前謝加恩許衣帶鞍馬兩
拜從駕過宮即歸

乙丑不視朝赴高宗几筵殿設黃籙道場拈香而退

丁卯晴不視朝文臣權侍郎武臣觀察使宗室防禦使

以上並赴高宗几筵前行奠醑禮

戊辰晴不視朝羣臣赴高宗几筵殿如昨日之儀

己巳不視朝羣臣赴几筵殿如昨日

庚午高宗小祥自後殿從駕過德壽宮禮畢奉慰而退百官就仙林寺設位行香

己卯後殿坐閣門奏來日密院滿散賜香合舞蹈有旨權免

癸未早北門入赴垂拱殿東幄兩拜起居訖升殿侍立

引見生辰使中奉大夫禮部尚書王克溫廣威將軍客
省使完顏琥國書曰寒風初屆律正上冬良月就盈祥
開誕日爰遣皇華之使往敷慶幣之儀尚介壽祺用堅
盟信禮物北珠五顆餘同常儀初授書琥不動克溫直
造榻前琥連聲云大使大使蓋不欲其太前也退至閣
門聞琥頗責克溫克溫甚窘云有天地或謂琥曰自是
副使不曾舉足稍前非大使之罪乃已賜茶如正旦之儀
黃樞押宴北使辭以無例不敢受許之

甲申會慶節免過黎明文武百寮並詣東上閤門拜表起居自紹興十三年拜表皆在殿下至是始正其儀次詣明慶寺滿散祝聖道場中使宋某賜香用密院已得指揮免舞蹈劉參入駟押宴

乙酉不坐入局玉津園弓正使王克溫第一箭中的不肯再射第二次伴射制方館伴副使劉忠方中

丙戌降聖節假金使辭就駟花宴從之

庚寅早垂拱東偏引人使朝辭賜茶如始至國書云擬

期甫屆惟深罔極之思信馬遠臨特厚永堅之好函書
載啟儀幣是將沐勤意以文字飭報章而祇達冀因述
叙彌見感藏李獻撰蕭參押宴御前令承受闕德常諭
羅點過位特賜副使元顏琥銀一千兩金一百兩以其
去年至此不受支賜也

辛卯旬休人使出門

十一月朔壬辰酉申未時內引金國賀正使鄭僑張世
脩朝辭

戊戌後殿坐呈高宗御書閣名後省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共擬煥章賁文衆以煥章是堯事上以為然予奏典故當降詔

壬寅慈福殿立木聞御前及太后賜知省劉慶祖知臨安趙不流浙漕耿東銀絹有差

丙辰冬至節朝于後殿從駕過德壽宮中行禮畢輔臣至權侍郎管軍宗室正任並赴几筵殿行澆奠之禮新降指揮也尋從駕回修內司提轄符思永傳旨小堰門

裏儀鸞司北營寨屋並交割付修內司其寨內見住人
兵却併歸東南兩營各住已而儀鸞司申空間間架數
少人匠無可居住又令轉運司火急計會儀鸞司于東
營添蓋二十間餘屋重行修蓋

十二月朔壬戌

壬申後殿坐昨差鄭嗣宗趙不慢館伴賀正人使予密
奏金使田彥臯極知書乾道間范成大充泛使彥臯接
伴說話通情今宜擇知古今者為館伴正使上宣諭令

于卿監內別選人予因奏彥臯去年在路聞高宗升遐泣于駟中上曰畢竟是中原人既而具郎中以上姓名繳入御筆點葛廷瑞

癸酉不坐入局諜報金國制曰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其即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乂安而海陵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陰煽奸黨遂成篡逆而又厚加誣詆降從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凶殘不道之極至于殺母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皇天眷

祐于我家肆予一人纘承先緒暴其罪惡貶為庶人仍
黜其殯于北域之外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間者稽
合典禮升祔太室復加美謚尊而崇之惟是葬非其所
蓋嘗慙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遷梓宮已于十月初
八日備禮塋于思陵庶幾有以慰在天之靈也布告中
外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大定二十八年十二
月日下熙宗即亶也予嘗奏高宗陵名相犯上以為難
改

己卯後殿坐提舉修內司劉慶祖申契勘本司參聖旨
指揮修蓋慈福宮殿堂門廊等屋宇大小計二百七十
四間上又宣諭議人使上壽事予奏彼必不計決無可
疑設使有言自當折之以理上復云卿等須把定不可
臨時有所避予奏臣等共以為然豈容推避彼苟非求
釁決無所爭只望宣諭館伴接伴及國信所人勿令漏
言上曰彼安肯耳將來如何收拾既退又以御筆來問
庚午延和奏事同呈差接伴訖昨日再奉手筆及人使

爭執事臣等保其不然上曰卿等肯任責甚善予奏此外或計較他事則在臨時上曰此難預料

乙亥後殿坐上又及上壽事云卿等雖肯任責或臺諫侍從有文字卿等又須搖動先令集議如何予奏此事臣等已灼然無疑若更令集議却恐引惹紛紛凡國家大事謀之帷幄之中有不必詢衆者苟衆論未當寧以身為去就豈可曲循非如尋常臺諫侍從所論無大利害之事遂龜勉從之也上再三稱獎卿等能任責如此

國之幸也

庚寅大雨後殿坐奏取到禮官狀大禮畢雖依紹興例
免稱賀有拜表一節亦合申明降指揮亦免庶幾可以
示後上極以為然

辛卯微雨尚書省受明堂大禮誓戒

壬辰五使就貢院按雅樂

九月朔甲午早赴明堂殿習儀畢就行檢視祭器文具
而已

乙未後殿坐上御吉服朱紅椅及儀衛等坐用吉禮

甲寅後殿坐同密院呈李巖等擬定皇太后殿以慈福
坤壽為名予奏慈福為佳上極稱善又呈元祐初與龍
節羣臣及遼使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上壽賜宴不作
樂今年會慶節已降指揮免上壽拜表既難稱賀又不
應怱然欲就東上閤門拜表起居若北使欲來則令嚴
浩梁祐張錡潘郵楊處厚劉彥並依條回授內有名目
人更與添差占射一次白身人吏候有名目許作一官

資收指揮使李顯等七百四人令吏部折支銀絹其支破本官請給六十四人內吳安民李符各減二年磨勘餘人並設犒一設

庚戌駕不出皇后過德壽宮治具

壬子延和奏事呈太史擇御後殿日分上令用二十七日御批張杓召赴行在

丙辰延和奏事從駕過德壽宮以天申節也

庚申延和奏事呈禮官申請明堂畫一上曰酌位如何

予奏太祖太宗並配世儒因孝經嚴父之說便謂宗祀當以考配殊不知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耳晉阮瞻答秀才策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故漢武汶上明堂捨文景而遠以高祖為配此其證也本朝名儒范鎮司馬光李泰伯呂誨等往往辨學者講說之誤是以淳熙三年臣在翰苑草明堂赦云惟周成宗祀洛中涉配于文王惟漢武合祀汶上推嚴于高帝皆用親郊之禮具殫尊祖之誠蓋為

是也若高宗服除之後以中興之功異時明堂却獲配坐未晚上曰既有典故自可無疑

壬戌早雨初御後殿上服如舊御椅子不用朱紅而以黃其後照壁舊畫龍今以黃羅蒙之駕坐引班禁衛自贊不鳴鞭不聲長喏喝拜皆如駕出之儀而不全用常時御後殿之制也

六月朔丙寅

己巳後殿坐呈高宗贊宮應辦推恩于是知臨安府韓

彥質轉一官浙東提刑延璽亦好予奏已是武功大夫
上令于遥郡上轉予又奏葉翥等皆復原官張杓雖除
正侍郎亦有前年未復兩官上笑曰是失火時耶又呈
浙漕趙不流合進職上令進二等又奏紹興二十九年
浙東提舉不預徽宗攢宮却有例上曰田渭曾賑濟乃
與直秘閣總護司官吏推恩一百七十八人按行使司
二十八人吳玘衛茂實却緣別項轉官所以按行使副
不曾推恩乃用徽宗攢宮例轉兩官頃通司二十八人

洪邁亦轉一官脩奉司一百三十三人工部官吏四十
一人臨安府官吏二十一人紹興府一百四十四人御
史臺九人兩浙運副下四十二人三省諸房各減三年
磨勘

癸酉後殿坐從駕過德壽宮前初賜從駕臣僚食如故
癸未後殿坐呈國史院脩九朝史今且欲正名改作實
錄院專脩高宗實錄却候書成別護國史于是修國史
官並改實錄院稱呼又奏昨準御札因高宗服制欲降

指揮管軍知閣環衛御帶都統制許服繫金帶餘文武
官隨其官品上曰朕以繫帶者滿庭故欲稍釐正之副
都統如何予奏今諸軍有不除都統處副帥便是主者
恐須與統制官有分別上曰此指揮行統制自不應繫
衆人云帥副不多當不較此上曰更待與卿等往復商
量然後降旨予曰今廷臣莫未許吉佩否若許繫須令
禮官起請上曰不必禮官朕既未變服則羣臣自難便
吉帶也

甲申後殿坐呈尤袤乞夏高宗御集及立殿名予奏依典故只合令實錄院夏集昨日方定制實錄院今當作直旨行又閣名須候旬日令兩制或禮官定上曰此非禮官事予曰合是學士舍人

丁亥上遣御藥黃邁來問欲用折上巾布袍乘平輦過宮無害否予奏此即冠帶既以御殿則乘輦自無妨蓋累日大暑逍遙子熱故也從駕過宮即回

辛卯後殿坐呈張杓乞進攢宮剩錢五萬緡米數千石

應付本府予奏王希古卞到須令可以措畫上曰亦有
脩造營屋等費乃許之又呈薦江義和黃由沈煥翁子
中戴闔之上令籍記予奏由是狀元莫俟滿時否先召
上令候滿內引金國報謝使副京鏜劉端仁其回書云
頃聞凶訃想極悲傷馳遣使車用申弔祭在叔姪情當
如是于國家禮亦宜之復致丞書備陳謝悃念方罹于
夏暑冀少節于哀悰鏜等初過界接伴使康元弼約囉
仲通將至汴鏜等云告哀遺留使已不聽樂簪花今報

謝乃是一事來時皇帝尚布素豈敢便從吉禮兩日間
七次以副紙往議并傳云二三十次元弼不許鏜等以
死拒之知不可奪乃多留汴京七日接伴遣人走馬取
旨得報許免遂赴宴而行

壬辰後殿坐呈京鏜劉端仁奉使回轉官上令特批超
擢語說將命執禮及不屈之意予奏執禮則義在其中
似難更說不屈曰只作京鏜將命執禮可嘉今是何官
可除侍從否衆人云係檢正舊例過從官者甚多尋批

出京鏜可除權工部侍郎予云劉端仁如何上曰全是
京鏜如端仁乃毛遂所謂公等因人成事者也劉參云
除閣門祇候之類亦可予奏不若環衛官其人物亦可
取上曰是將來否予曰聞其父為兵官上乃令密院擬
除劉參又薦國信所掌儀能叱開甲軍攔截赴宴之人
予曰是田愿劉參乞與轉官上許之

七月朔乙未

己亥後殿坐雨呈禮部太常寺申將來高宗小祥禁屠

宰予奏列聖故事并禁音樂緣近來臨安原未開樂想
外路民間亦未用若依典故行下却恐放行已諭禮部
換文字云除樂禁未開外合禁屠宰蓋去年十月禮官
只依典故申禁樂日限畫旨並依今却暗衝前指揮耳
上曰三年過密乃合古制

壬寅倚柱奏事中官頻言曾得旨內引依舊用紫衫既
而又云續有旨且涼衫呈皇太后生辰令西上庫排辦
銀三萬兩金五百兩宣諭京鎗執禮北方恐將來會慶

節使人却欲茶酒之類宜令禮官預商量

癸卯後殿坐呈禮部申主事皇甫琮乞依紹興三十年
推恩轉一官予奏契勘得當時依太常寺推恩今次偶
不開載上曰有例即與又奏尤袤等議聖節人使禮數
三兩日可申上曰禮官只討論禮文若謀謨予決則在
卿等籌運帷幄之中

己巳後殿坐文臣侍從武臣觀察使以上起居蓋用新
制也

戊申不御後殿就延和奏事上宣諭早來覺腹痛畏冷舊不如緣經憂患予奏更乞加意調攝上曰非不調攝又宣諭來日過宮天涼早間依舊奏事

己酉後殿坐先降指揮高宗室樂舞皆以大為名至是呈學士院後省所定饗太廟酌獻欲以大德為名裕饗太廟以大勲為名並從之從駕過宮即回

辛亥從殿坐問賀生辰人使到闕事予奏前已得旨只是討論禮文其他在朝廷

壬子後殿坐呈禮部供會慶節人使禮數事見與太常寺商議予奏只是三兩日聞昨早上語密院去年不見賀生辰人使獨坐朕意卿等無一人以為然

乙卯後殿坐呈禮部指定溫州興慶寺乞永崇奉高宗道場予奏此寺在溫之江心高宗嘗駐蹕有御榻焉聞頃年地震屋宇傾摧獨御榻處無恙今別無希望止乞崇奉香火上嗟異久之

庚辰國忌行香內引館伴使副諸葛廷瑞趙不慢朝辭

宣諭云王正已接伴殊無禮聞人使甚不平卿宜還其禮數後聞正已在盱眙北引接等來參待之不甚恭又金山惠山分位幙次舊例客居中位正已不以為然必為邏者奏也

戊子大風而晴垂拱殿東楹坐引北使中奉大夫吏部尚書田彥皐副使廣威將軍戶部郎中耶律中方朝見國書云獻歲發春式屬嘉亨之會順時講好益敦信睦之風爰遣使車往敷慶幣方履新陽之序茂膺多福之

宜

庚寅節假人使遊天竺

淳熙十六年己酉正月朔壬辰陰朝于後殿從駕過德壽宮次詣高宗几筵前禮如冬至之儀內批皇太后遷慈福宮令太史擇日是日微雨

甲午晴人使觀潮

乙未陰雨開基節假人使射弓

丙申陰清華閣奏事呈太史局選定太后遷慈福宮宜

用十五日上令學士院撰御前表文并文武百僚亦進表密院呈金國十二月十九日大赦云朕自臨御以來夙寤晨興未嘗不以憂勞萬民為心故稅賦嘗慮其不均刑罰嘗慮其不省民財嘗慮其不阜錢幣嘗慮其不通而比年以來民間租稅多逋豈猶有被冤滯者乎一遇水旱或有貧不自給而仰食于賑濟貸者管庫宿負或有貧無以入而庸身于官役者朕甚憫焉宜推曠澤以示深仁可大赦天下自太定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九

日昧爽以前自雜犯死罪以下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咸赦除之於戲理冤結而賙困窮惟帝王之茂憲沛利澤而崇寬大實天地之深恩用恢仁壽之風以導和平之氣咨爾有衆體予至懷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主者施行金國非有大事不赦今次特寬疑葛王病也

丁酉晴上先御後幄引送伴使副王正已等次御垂拱東楹人使朝辭賜茶如儀回書曰人正肇啟感歲序之

載更使傳來臨識信盟之益固祇承書惠恭致幣將佩
禮意以惟深飾謝緘而敢後悃悃是達銘篆奚勝李獻
丈也

戊戌晴人日假內引賀金國生辰使副何澹戴勲朝辭
國書曰季春應律方茂暢于陽和稱月標祥式誕膺于
福祉肅馳信驛祇飾慶緘備陳不腆之儀申締無窮之
好永綏壽履垂副頌言

丙午後殿起居從駕過德壽宮是日皇太后過慈福宮

上進表一通文武百僚亦奉表起居駕先回皇后留至
申時方歸三省樞密院吏各得數百千

庚戌後殿坐呈何澹劄子如金界有故禮物分付與否
澹朝辭時欲持回子以為不可既進呈因奏當問鄭僑
體例兼本朝嘉祐有故事上乃許隨宜斟酌施行

辛亥旬休辰時清華閣奏事宣諭二府朕衰老不得日
奉高宗几筵且于太后定省有闕旬日間當內禪衆人
唯唯上令留身予呈二月二日詔草并紹興三十二年

六月本上曰比見來因讀所擬者至奉几筵及聖母定
省等語上再三言切當予奏乞就二月一日未後付出
上曰朕當親寫付三省樞密院又指詔末云此便書皇
太子可即皇帝位乎予奏只緣紹興例臣不敢寫此數
字其下却當云故茲札示想宜知悉上曰不必云軍國
事並聽嗣君巡分否予奏此當時誤本不合如此上曰
其他禮數付之後人盱眙申對境幙奕皆用青傳金主
正月一日卒

壬子後殿坐進呈畢奏金主之報上曰待此機會十五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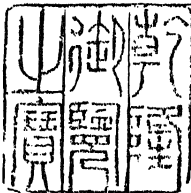
癸丑駕不出入局盱眙報葛王正月二日薨遺詔太孫璟柩前即位權殯壽安宮

丙辰後殿坐午時清華閣內殿奏事呈萬壽宮不惟魏太武有之宣和末廢神霄玉清萬壽宮亦當避夜來思之重華宮名甚好衆皆稱善上曰極切當但恐不敢當耳

二月朔辛酉陰雨清華閣奏事予初請上與太子同過重華宮今日上疑無二輦予奏記得有兩付上曰其一曾送高宗過越州予奏如此則陛下乘逍遙而太子以輦從行都人瞻望尤美矣上乃定又商量宮中稱謂予欲冠以重華或至尊上皆未以為然已而上之尊號方許用聖字且曰慈福太后依舊稱壽聖皇太后惟中宮亦可連一壽字退擬壽隆壽昌壽成三字御筆點壽成壬戌稍晴親批出立太子妃李氏為皇后已而例仗設

宮架樂而不作上吉服御紫宸殿鳴鞭不山呼先閤門
次三衙次羣臣皆四拜宰執升殿予奏欲于禪位詔後
添入朕當移御重華宮七字又奏陛下萬壽康寧遜位
與子古今盛典再見本朝中外同慶臣等輔政無狀自
此不得日侍天顏無任依戀退至閤門再追班傳詔拜
舞訖復追班入殿新皇帝側立羣臣拜舞如儀二府升
殿上猶未坐內使請弗聽予與諸公側立固請上猶固
辭予奏陛下若未正坐臣等未敢奏事上遂坐呈至尊

壽仁聖帝及壽成皇后尊號指揮而退已而壽仁易白
帽素袍再御後殿新王袍帶側立羣臣禁衛等起居如
所定之儀遂相繼登輦同過宮雨後驟晴觀者塞途晚
駕回復雨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三